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韓信

信、淮陰人、仕項爲郎中、亡歸漢、爲連敖、遷治粟都尉、拜大將軍、漢四年、立爲齊王、五年、更立爲楚王、六年、爲高帝所執、封淮陰侯、十一年、謀反、夷三族、有兵法三篇、

上尊號疏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已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書高紀下、五年正月、諸侯上疏、

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書高紀下、

蕭何

何、沛人、秦時為縣主吏掾、郡卒史、高帝起兵、以為沛丞、及王漢中、以為丞相、漢五年、即皇帝位、封酇侯、十一年、拜相國、惠帝二年卒、諡曰文終侯、

令諸大夫

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史記高紀、呂公避仇、因家沛、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又見漢書高紀、

天子所服議

丞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已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漢書魏相傳

張良

良、字子房、韓人、高帝起沛、拜爲廄將、項梁已爲韓司徒、漢六年、封留侯、惠帝六年卒、謚曰文成侯、

遺項王書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漢書張良傳、又見高紀、無王失職三字、

又已齊反書遺項王

齊與趙欲幷滅楚、漢書張良傳、

按小說有張良與四皓書、四皓答張良書、謝出殷芸小說、其辭膚淺、非秦漢人語、殷芸梁人、亦未必收此、蓋近代人僞作也、今姑附于後、張良與四皓書云、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有大漢受命、神靈顯集、神母告符、足已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于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遊仙

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呂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獨服鹽駱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百御夜寢而閶闔不閉垂皇極須日月呂揚光后土待徵續呂導淵而當聖世鸑鷟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遁不步于郊藪非所呂盛八荒岱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竊至言想望縣然不猜其意張良白四皓不荅書云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邀殷湯之廣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于絲竹和聲應于金石飛鳥翔于紫閣百獸出于九門匹夫固隨守彼巖穴足未嘗踐閶闔目未曾見廊廟野食于豐草之中避暑于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許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難雖力不能負干戈攜于逃奔遊殺山草倚朽若立循木似濟迹蓋青蠅盜聲于晨雞烈目竊傲于隨味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策蓋無樹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順令技麥廁方丈之御彼龍服衣而從使女雛上紺綾之豁恐滑泥已濁白水飈塵呂亂清風足呂承命傾筐聞寵若織謹因飛瀧之使呂寫鳴嚶之言乞守免鮑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

陳平

平、陳留陽武人、仕魏王咎爲太僕、去從項王、入關、賜爵卿、尋封信武君、拜都尉、去從高帝、仍拜都尉、典護軍、爲亞將、尋拜護軍中尉、漢六年、封戶牖侯、七年、更封曲逆侯、高帝崩、爲郎中令、惠

帝六年、爲左丞相、高后元年、徙右丞相、文帝卽位、復爲左丞相、

二年卒、謚曰獻侯、

奏議定列侯功次

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已功次定朝位、臣請臧高廟、漢書高后紀、二年、詔差次列侯功、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云云、奏可、

上代王卽位議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漢書文紀、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

奉詔除連坐法議

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漢書刑法志孝文二年詔議收律相坐法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如其故便帝復曰宜孰計之平勃乃曰云云

周勃

勃沛人高帝起沛已爲中涓賜爵五大夫楚懷王拜爲襄賁令及入關賜爵威武侯尋拜將軍封絳侯遷太尉進相國歷惠帝至高后時並爲太尉文帝卽位已爲右丞相後謝歸及陳平卒復爲丞相免就國卒謚曰武侯

入北軍行令軍中

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史記呂后紀

奏仍用連坐法議

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已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已爲如其故便漢書刑法志孝文二年詔議除收律相坐法左右丞相周

劾陳平

奏言、

酈食其

食其、陳留高陽人、秦時爲里監門、高帝下陳留、以爲廣野君、漢

四年、爲齊王田廣所烹、

踵軍門上謁

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

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史記

請說齊王

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

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

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

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漢書酈食其傳、

婁敬

敬、齊人、漢五年、以褐衣見、賜姓劉、拜郎中、號奉春君、七年、平城圍解、封關內侯、號建信侯、

上書諫高祖

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晉書段灼傳、長假臨去上表引戍卒婁敬上書諫、

作丹書鐵券與匈奴分土界

自海㠯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㠯北、燕强之士處焉、北堂書鈔一百四引三輔故事、婁敬爲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土界、作丹書鐵券、 按陳禹謨本作剛强、

張蒼

蒼、一作倉、陽武人、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漢、二年、爲常山守、三年、爲代相、尋徙相趙王張耳及耳子敖、封北平侯、遷爲計相、㠯列侯居相府、十一年、爲淮南相、高后八年、爲御史大夫、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後二年、免、景帝五年卒、年百餘歲、謚曰文侯、

奏論淮南王長罪

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㠯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

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漢書作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肎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

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漢書作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漢書作長所犯不赦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史記淮南王傳、又見漢書淮南傳少百三十餘字、

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史記淮南王傳、

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史記淮南王傳、

奏駁公孫臣漢應土德議

漢乃水德之始、河決金堤、其符也、冬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史記封禪書、

奏議除肉刑

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髠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勉、臣昧死請、漢書刑法志、孝文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遂下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制曰可、

韓王信

信故韓襄王孽孫、從高帝入漢中、拜韓太尉、漢二年、立爲韓王、從破項籍、都潁川、徙都晉陽、尋徙馬邑、降于匈奴、十一年、柴武擊斬之、

上書高帝

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漢書韓王信傳、

報柴武書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貣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史記韓王信傳、漢書韓王信傳、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信報、

韓穨當

積當、信次子、生于積當城、因目爲名、孝文十六年、從匈奴歸國、封弓高侯、景帝時、平吳楚功最、卒謚曰壯、

遺膠西王書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目從事、漢書吳王濞傳、

季布

布、楚人、爲項王將、高帝召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呂后目爲河東守、文帝時、召爲御史大夫、未拜、罷令還郡、

寄書諫竇長君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史記季布傳、漢書季布傳、

陳武 一作柴武、

武、一姓柴、秦時目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漢六年、封棘蒲侯、孝文後元年卒、謚曰剛侯、按高紀遇剛武侯、應劭音義云、武一姓柴、今據史記律書合之、史漢

韓王信淮南王長傳功臣侯表、知陳武即柴武、應劭說是也、

遺韓王信書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漢書作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史記韓王信傳、十一年春、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又見漢書韓王信傳、）

議征南越朝鮮

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史記律書、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

申屠嘉

嘉、梁人、從高帝為隊率、遷都尉、惠帝時為淮陽守、文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十六年為御史大夫、後二年、代張蒼為丞相、封故安侯、景帝二年卒、謚曰節侯、

奏議孝文爲太宗廟

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史記文紀、漢書景紀、

陶青

青、高帝末、嗣父舍爵開封侯、文帝後二年、爲御史大夫、景帝二年、代申屠嘉爲丞相、七年免、中三年卒、謚曰夷侯、

劾奏鼂錯

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

吳所不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漢書鼂錯傳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云云制曰可按嚴青翟孝武元狩五年代李蔡爲丞相今此事在孝景三年正月其時丞相乃陶青也今漢書本衍一翟字耳

薄昭

昭吳人文帝母薄太后之弟元年拜車騎將軍封軹侯十年坐罪自殺

與淮南王長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懽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儆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

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

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漢書淮南厲王長傳，厲王歸國益恣，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張武

武爲代國郎中令，文帝即位，以受賂金錢，不從。十四年，拜車騎將軍，屯渭北，軍罷，復故官，及葬霸陵，爲復土將軍。

議止代王入嗣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史記文紀，陳平周勃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

賈山

山，潁川人，初爲潁陰侯灌嬰給事，文帝時屢上書言事，不用。

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吕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
臣不敢吕久遠諭、願借秦吕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
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
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
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
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
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
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吕金椎、樹吕青松、爲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
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吕珠
玉、飾吕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㠯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㠯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㠯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㠯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㠯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㠯威、壓之㠯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

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
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㠯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
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㠯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
故㠯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
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
破六國㠯爲郡縣、築長城㠯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
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㠯適其欲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㠯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㠯千

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

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漢書賈山傳，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對詰諫除盜鑄錢令

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漢書賈山傳，其後文帝除盜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為。）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四終

全漢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誼一

誼，洛陽人，文帝初召爲博士，遷太中大夫，謫爲長沙王太傅，徵拜梁王太傅，有賈子十卷，集四卷。案賈誼諸疏散在新書者十六篇，小有異同，見存不錄

旱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運淸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給文選謝朓敬亭山詩注作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一作雲惟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

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照照而無穢。隆盛暑而文選潘岳在懷縣詩注陸機從軍行注作隆暑盛其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煟。湯風至而合熱兮，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作陽風至而合熱兮羣生悶滿而愁憒。畎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鉏耨而下淚。憂疆壤一作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稼穡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于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猒暴至而沈沒。嗟乎，惜葉太劇，何辜于天無恩澤忍兮，嗇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一作甚可悼也。憀兮慄兮，君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古文苑

虞賦

牧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聚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藝文類聚四十四）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初學記十六）

攫擊拳以蟉虯負大鐘而欲飛（御覽五百八十二）

鵩鳥賦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

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强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

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史記賈誼傳漢書賈誼傳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二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虯于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于後車馳騖于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猒兮願從容虖神明涉丹水而駝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

自樂兮吸衆氣而翺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幷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虖犬羊

惜誓十一 王逸敘云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莫能明也今姑編入賈集

上疏陳政事

臣竊惟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㠯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㠯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㠯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㠯承祖廟、㠯奉六親、至孝也、㠯幸天下、㠯育羣生、

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吕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吕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吕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吕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吕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吕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
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肎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
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
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
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
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于髖髀之所非
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
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務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

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後漢西域傳注引作繒綵吕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得輕復，五尺吕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吕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吕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吕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吕臣爲屬國之官吕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吕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內之閑中、是故天子后服、所㠯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㠯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㠯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㠯被牆、古者㠯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㠯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

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㠯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㠯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㠯簿書不報。期會之間。㠯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㠯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

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有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長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敎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

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下不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吕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吕明有孝也行吕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吕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吕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吕長久者吕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

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㠯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㠯禮義治之者積禮義㠯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㠯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㠯德教或敺之㠯法令道之㠯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㠯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㠯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吕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吕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人之近主乎廉恥節禮吕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吕黥劓之辠不及大夫吕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

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㠯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㠯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㠯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㠯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㠯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駡而榜笞之、殆非所㠯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㠯加此也、非所㠯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

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

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漢書賈誼傳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云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誼二

上疏請封建子弟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㠯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㠯餌大國耳不足㠯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㠯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㠯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㠯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㠯爲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㠯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㠯成大功今淮

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㠯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㠯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㠯北著之河，淮陽包陳㠯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㠯扞齊趙，淮陽足㠯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㠯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㠯成六國之旤，難㠯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漢書賈誼傳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

上疏諫王淮南諸子。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辠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漢書賈誼傳文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

說積貯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

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㠯長
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
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
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
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㠯相恤卒
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㠯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
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
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㠯攻則取㠯守則
固㠯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
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漢書食貨志賈誼說上

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

人林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然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何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漢書食貨志下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上不聽

過秦論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

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

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已上文選爲下篇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

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吕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吕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吕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吕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吕爲金人十二吕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吕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吕定秦王之心

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于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已上文選爲上篇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

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

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㠯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㠯禮天子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㠯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㠯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㠯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㠯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㠯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㠯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㠯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㠯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㠯牧民之道務在安

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已上文選爲中篇史記秦始皇紀　案過秦論相承分上中下三篇已秦孝公已下爲上篇秦幷兼諸侯爲下篇史記但爲一篇而次第全異文亦小異最爲古本今據錄之

弔屈原文　幷序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已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已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知我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已自喻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

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文選藝文類聚四十案史記賈誼傳漢書賈誼傳並載此弔爲賦今據文選編入併錄其序蓋本集如此

賈捐之

捐之字君房誼曾孫元帝初待詔金馬門坐法棄市

棄珠崖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

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

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鬭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作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

悁之恣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屮蟲虵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漢書賈捐之傳

與楊興共爲薦石顯奏

竊見右扶風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于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召爲諸曹 漢書賈捐之傳

又共爲薦楊興奏

竊見長安令興幸得已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于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已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 漢書賈捐之傳

公孫臣

臣魯人文帝時召拜博士

上文帝書

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上又張蒼傳云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新垣平

平趙人文帝時為上大夫以詐覺伏誅

上言設五廟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上

又言日再中

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同上

又言迎周鼎

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六終